

博物志

“唤醒”文物的人： 用巧手弥合古蜀文明碎片

白白

金沙遗址博物馆背后，有一座小楼，这里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研究所，在这里，有一群修复师守护着历史的本色。相比博物馆内游人如织的喧嚣，这里安静平和，而埋藏在地下的文物残件，就在这些修复师们的手中“起死回生”。

去年，56岁的文物修复师曾帆被评选命名为“成都工匠”，他主要从事无机质文保修复工作，通俗来说，即对青铜器、陶瓷器、玉石器等进行文保修复。从业20年来，他参与了成都老官山汉墓、商业街船棺葬、金沙遗址、广汉三星堆遗址等诸多重大考古发现的文保工作，“唤醒”众多历史遗珠，古蜀文明时光碎片在他手中弥合。

象牙几乎碎成渣 历时两个月提取近40根

在此次三星堆祭祀区遗址发掘工作中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研究所承担了四号坑的象牙提取工作，曾帆也参与其中。四号坑的糟朽象牙是提取难度最高的一个坑，由于曾被火烧过，坑中的象牙几乎都已成了碎渣。“一点强度都没有，如果拿手去抓，就相当于抓泥巴的感觉差不多。”曾帆曾参与过金沙遗址象牙提取和保护的工作，富有经验。在进行观察后，他和同事们决定先对糟朽象牙做物理支撑，慢慢清理填土后，再翻面提取。

“先用材料做一个壳子，把象牙盖起来，再从底部开始清理，掏空了再用提前做好的模具垫上，绑起来，再翻面托住取出。”曾帆说，本着对文物认真负责的态度，这项工作要细心再细心。他们先要在坑上对象牙进行观察、编号，经过下坑了解每根象牙的情况后，才能进行提取。

相比金沙遗址发掘时，现在的材料更为先进。“以前都是用石膏做支撑，现在选择的材料是高分子树脂绷带，十分轻便，强度高，对现场无损。”按照这样的方法，文保队员一周大约能提取出5到6根象牙。他们前后历时大约两个月，共提取完整的近40根象牙。

让曾帆感到骄傲的是，在他们的队伍中，老、中、青三代队员梯队健全。从工作方案到实际执行，大家各自发挥长处，配合得井井有条。象牙提取完毕后，需要密封好，放入冷库中保存，等待进一步的加固保护和研究。



曾帆的双手“唤醒”了众多文物。

妙招模拟天然石色 让三千年前石虎完整逼真

金沙遗址博物馆展厅内，有一组石虎，堪称商周时期石刻圆雕艺术精品。石虎作卧伏状，直颈昂首，虎口呈方形，前爪前伸，后爪向前弯曲卧于地面。威猛狞厉，自然拙朴。大多数人都不知道，这组石虎中，有一只曾经缺了一条腿。正是因为曾帆的工作，石虎才得以完好地呈现在展厅中。

由于石虎的石料讲究，最初的修复让曾帆有些犯难。“原本的石料上有大量的灰白色条状斑纹，修复时，也需要模拟其原本的色彩和状态，用石料的自然纹路接近虎斑，这有一定的难度。”曾帆说，为了修补得更加自然，他们想了许多办法。最后，终于确定了方案：寻找各种颜色的石头，先用斧头打砸，再将它打磨成精细的石粉，调制出各种颜色，最后使用到填充剂中，根据虎的纹理，模仿出石虎原本的纹理。石虎修复好后，将其放入成组套件中，就连专家也难以分辨出哪只石虎是经过了修复的。

曾帆记得，有一位老专家曾对他说过，修复不是“做脏”。“意思就是，文物的修复要干干净净，把该有的层次、文物的原貌都呈现出来。”多年来，曾帆一直这样要求自己，在文物修复工作中，他始终对自己要求颇高。“总觉得有遗憾，想要做到极致，但是越做又越觉得天外有天，永远达不到最高要求。”

入行20年成“工匠” 曾参与多项重大考古文保



曾帆正在进行陶器拼对与粘接。

入行20年来，曾帆始终对文物修复工作充满热情。2020年，他被评选为“成都工匠”。据了解，这个称号由成都市委、市政府命名，用以表彰执着专注、精益求精、一丝不苟、追求卓越的产业工人队伍优秀代表。

这与曾帆多年来的勤奋和专注分不开。实际上，他是一个“半路出家”的手艺人。上世纪90年代，他所在的精密模具厂关闭，听朋友说起文保中心招聘，需要理工科的助手，于是兴冲冲报了名，并顺利进入这个行当。

曾帆刚入行，就遇上了成都商业街船棺的发掘，他被安排

到现场参加文保工作。“开始啥也不懂，就跟着老师学。根据材料、细节去做，每一个任务都努力完成好。”曾帆说，他有很强的执行力和学习能力，很快，在不同工地的学习，让他对陶瓷、青铜器、漆木器等器物的修复有了初步的掌握。

曾帆觉得自己十分幸运。来到文保队伍工作后，成都市几乎所有重大考古发掘他都曾参与，包括老官山汉墓竹简、织机的发掘修复；金沙遗址发掘的象牙保存与保护，五彩斑斓的玉石器的修复，大多出自他手。后蜀赵廷隐墓一组精美的陶俑，即使碎成片了也能在他手中重获新生。

在曾帆看来，每一次的修复工作都是新的。“我们的工作是通过修补、粘贴，再做好纹饰，达到展示效果。不能去创作，只能有依据地进行复原。”曾帆说，文物修复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。在小小的工作台上，他总是平和地面对手中的每一件器物，试图重新赋予它生命。

封面新闻 记者 戴竺蕊 杨博



瓷器上色。

年轻人热衷「迷你挖宝」 考古盲盒为什么能火？

“十一”假期，来自河北的年轻游客林迪在参观河南博物院结束时，选购了一款刚上新的文创产品——“探秘黄河流域博物馆”考古盲盒。

和林迪有同样选择的观众不在少数。记者采访获悉，在“十一”长假期间，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销售近千个，是最受欢迎的文创产品之一。

将“迷你版”文物仿制品埋于泥土中并藏于盒子，玩家用附带的洛阳铲等“迷你工具”挖掘出泥土中的文物，这就是考古盲盒。因集互动性与代入感于一体，其甫一上市即引发无数关注。

考古盲盒的魅力从销售数据可见一斑。据河南博物院披露，在过去的10个月里，考古盲盒的销量约36万个，销售额超3000万元。该院的一批考古盲盒甚至出口到加拿大。

不仅是河南博物院，考古盲盒的“热风”已吹进国内多个文博机构，各地考古盲盒也新意十足。例如新疆博物馆的“时间盲盒”，除了能从“塔克拉玛干的风沙”中筛出“文物”，其沙子还可以装进沙漏，将时间“封存”；三星堆考古盲盒里的土壤外观、形态、颜色则与考古坑十分相近，给人身临其境的体验；兵马俑、唐三彩、古钱币等系列盲盒则可供民众居家“考古”。

河南博物院文创办品牌总监刘维介绍说，近几年，随着国内文化类视听节目的频频“出圈”，往日曲高和寡的考古渐渐走进公众视野，而开盲盒则是眼下国内备受年轻人喜爱的潮流玩法。

“‘考古+盲盒’，古老与新潮的碰撞成功抓住了年轻人的眼球，也让考古盲盒顺理成章地成为网红文创产品。”马悦安是一名职场“95后”，也是考古盲盒的忠实粉丝，已经购买了多个系列的十余款考古盲盒。

“前些日子全民在线围观三星堆考古成果，其实就像开盲盒一样。开盲盒与真实的考古有些许相似，永远都无法预料到挖出的下一个宝贝是什么。”马悦安说，除了满足探秘欲望，开盲盒耐心挖土的过程也很解压。“适合压力大的上班族，这是考古盲盒吸引我的地方。”

考古盲盒受到公众的追捧，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创产品，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认为，这是全社会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，通过考古盲盒这种载体，中国传统文化正在走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心中。

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、研究员杨波则赞同“考古盲盒是讲述中国故事、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”这一观点。她认为，考古盲盒受欢迎，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为其加分。国人的文化自信，也将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竞争力。

据中新网